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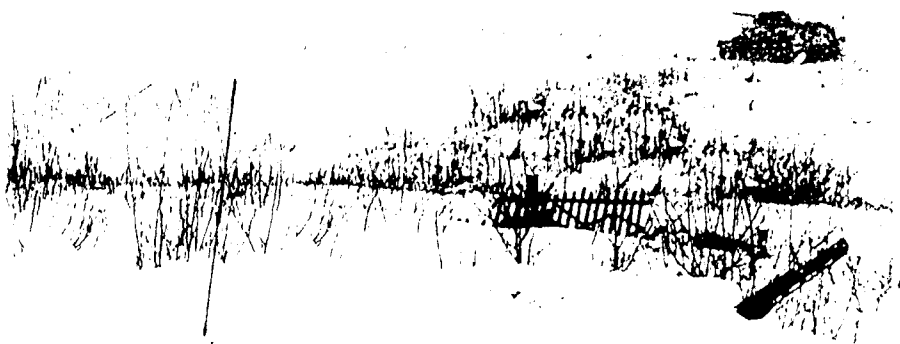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浙江文艺出版社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苏联] 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 著

吴国璋 施国安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蔡耀鸣

封面设计：张妙夫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前苏联〕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著

吴国璋 施国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淳安千岛湖环球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印张 9.25 字数 210000 印数 15001—25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339-0863-5/I·794 定价：11.80 元

出版前言

我们怀着赤诚之心，向青少年读者奉献一组革命英雄主义纪实小说。

前苏联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真正的人》，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充满了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曾激励过中国两代人，培养了他们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精神，今天读来，仍使人热血沸腾，充满积极向上的情感。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跨世纪的伟大时代。前人留给这个时代的最宝贵的财富，莫过于由崇高的人格力量和道德信念所构成的精神财富。

虽然我们不一定会有卓娅、舒拉、保尔和密列西耶夫那样的生活环境，但他们那坚定的人生理想和为这种理想的献身精神是永世长存的。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6年12月

前 言

1949年4月。巴黎。保卫和平代表大会。主席台上插着各民族的旗帜，每一面代表着不同的人民，不同的国家，代表着人类的希望和命运。

代表我们国家，一个正迈向共产主义的国家的，是一面红旗。旗帜上是镰刀和锤子，这是和平劳动的象征，工作、建设、创造着的人们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盟的象征。多少双眼睛，多少颗心朝向苏联——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希望和依靠！

我们，苏联代表团的成员们，时刻都能感受到代表们对我们的热爱。他们对我们的接待是如此真诚，欢迎又是如此热情！每一个目光，每一次握手仿佛都在说：“我们相信你们，信赖你们。我们永不会忘却你们所作出的一切……”

世界真伟大！在这里，在这个宽广高高的大厅里，望着一张张白的、黄的、黧黑的脸庞，一张张不同肤色，不同色调——从奶白直至乌黑的脸庞，这种感觉尤其强烈，尤其惊人。两千个人从大地的各个角落聚集到这里，为的是以各族人民的名义说出自己的心声，捍卫和平，捍卫民主和幸福。

我朝大厅望去，这里有许多妇女，一张张脸上神情热烈而专注。是啊，能不这样吗！要求和平的呼声来自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在这呼声中蕴含着所有妇女和母亲的希望。

在这里我听到了多少动人的故事，它们讲述那些英勇献身的人们。他们为了战胜法西斯，为了这场刚刚过去的战争能以光明战胜黑暗，崇高战胜卑劣，人道战胜残忍而流血牺牲！

于是我在想：难道我们的孩子的血会白流？难道以我们的孩子的生命为代价，以我们——母亲、寡妇、孤儿——的泪为代价赢得的和平，会重因罪恶、腐朽势力的意志而遭到破坏？

我们的代表——苏联英雄阿列克谢·马列西耶夫登上了代表大会的讲台。大会报以热烈的掌声。对所有的出席者来说，阿列克谢·马列西耶夫代表了俄罗斯人民，代表了俄罗斯人民的勇气和坚定意志，忘我的大无畏精神及坚韧不拔的品格。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个人的功勋表现了苏维埃人的崇高品质，是他们从法西斯的野蛮行径下拯救了世界和文明。

“每一个人都应扪心自问：‘今天我为捍卫和平做了些什么？’”大厅中响彻阿列克谢·马列西耶夫的声音，“今天再也没有比为和平而斗争更光荣、更崇高的目标了。这是每一个人的职责……”

我听着他的发言并自问：今天我能为和平事业做些什么？我又自答：是啊，我也能在这一伟大事业中注入自己的一份。我要讲述我的孩子。他们为幸福，为欢乐，为和平劳动而生，而成长——然而在同法西斯的斗争中，为捍卫自己人民的劳动和幸福，自由和独立，献出了生命。是的，我要讲述他们……

目 录

前言	1	没有父亲	71
山杨林	1	新的学校	74
新生活	5	希腊神话	78
重回故乡	8	喜爱的书	81
女儿	10	新大衣	84
噩耗	12	“切柳斯金”	86
儿子	14	年长的和年幼的	92
外祖母	20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97
弟弟和姐姐	24	“谁来我们学校了!”	99
“看看人间，见见世面!”	29	奇妙的游览	100
在西伯利亚	32	“像篝火一样腾空而起吧， 蓝色的夜”	104
冬天	35	日记	111
抹不去的印象	41	“白色小棍”	118
远行	43	《牛虻》	121
一年之后	45	穿粉红衣衫的女孩	126
团圆	51	打赌	131
节日	56	塔吉雅娜·索洛马哈	134
夜晚	59	第一笔工资	138
上学路上	64	薇拉·谢尔盖耶芙娜	142
新居	66	崇高的准则	146
悲痛	68	化学得了“优”	153

独处	158
“这是不言而喻的”	161
老彼得胡同的房子	164
新年前夕	167
艰难的日子	171
回家去喽!	174
阿尔卡季·彼得罗维奇	177
同班同学	180
“绿色的喧嚣”	187
舞会	190
6月22日	195
战时生活	199
出行	201
首次空袭	205
“你为前线做了什么?”	209
告别	213

笔记本	220
“塔尼娅”	225
在彼得里谢沃村	230
事情的经过	232
克拉娃的叙述	237
舒拉	250
从全国各地	253
“祝我一路平安吧!” ...	256
来自乌里扬诺夫斯克 的消息	259
军事记者	262
五张照片	265
“我很想活着!”	267
由衷之情	273
信	276
像英雄那样牺牲	280
他们应当幸福!	284

山 杨 林

在坦波夫州北边有一个奥西诺维·加伊村。“奥西诺维·加伊”的意思是“山杨林”。老辈们说，从前这里确曾有过一片茂密的树林。但在我的童年时代树林已踪影全无了。

村的四周是远远伸展的田野，种着黑麦、燕麦和黍子。而村边却沟壑纵横，而且沟壑逐年增多，于是让人觉得村子最边上的木房眼看着就要顺着陡陡的、高低不平的斜坡滑向沟底了。童年时，冬日晚上我不大敢出门：一切都冰冷、死沉，到处都是雪，一望无际的雪，远处还传来狼嗥——也许是真的听到了，也许只是胆小警觉的孩童的一种幻觉……

可春天，四周的面貌焕然一新！草地返青，大地绿草如茵，柔软光润，野花竞相开放，红的、蓝的、金黄如火的，五彩缤纷，甘菊、风铃草、矢车菊，可成抱地采回家去。

我们的村是一个大村——人口将近五千。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人外出到坦波夫、奔萨、甚至莫斯科去干活挣钱——一小块土地难以养活贫穷的农家。

我生长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里。我的父亲季莫费·谢苗诺维奇·丘里科夫是乡里的文书，虽没有上过学，却识文断字，知书达理，甚至博学多识。他爱读书，故论辩时常能引经据典。

“对，我记得，”他对交谈者说，“我曾读过一本书，书上对天体的解释与您的说法完全不同……”

我在地方自治局所属的小学上过三个冬天的学。1910年秋天，父亲送我到基尔萨诺夫城进了女子中学。距那时已过了四

十年了，但一切仍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中学的两层楼房令我惊讶——在我们山杨林村从没有过这样大的房子。我紧紧拉住父亲的手，走进入口处的大厅便惶恐地站住了。一切都出乎意料，一切都令我感到生疏：宽敞的入口，石铺的地板，有扶手的宽阔的楼梯。一些小姑娘和自己的家长已经等在这里了。她们更令我发窘，甚至超过那生疏的、我觉得十分讲究的摆设。基尔萨诺夫是个商业性的县城，在这些像我一样来应试的小姑娘中，农家的孩子很少。我记得有一个小姑娘，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真正的商家女——胖乎乎、红扑扑，长长的辫子上扎着一条蓝色绦带。她鄙夷地打量了我一下，嘴一撇便扭过身去。我紧偎着父亲，父亲摸了摸我的头，仿佛在说：“别怕，闺女，一切都会好的。”

后来我们登上楼，有人一个接一个地把我们叫到一个大房间里去，房间的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三位主考人。我记得我答出了所有问题，最后什么惧怕都忘了，大声地背诵道：

“我们要从这里震慑瑞典，

这里要兴建起一座城市，

气气那目空一切的邻人……”^①

父亲在楼下等我。我跑出来见他，高兴得忘乎所以。他立即站起身迎我走来，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神情……

就这样开始了我的中学时代。对此我保持着温馨而感激的回忆。数学是阿尔卡季·阿尼西莫维奇·别洛乌索夫教我们的，教得又清楚又有趣，俄语和文学是他的妻子伊丽莎白·阿法纳西耶夫娜教的。

她总是微笑着走进教室，对这微笑我们都不能无动于衷

^① 见普希金叙事诗《铜骑士》序诗。

——她是这样生气勃勃，这样富有朝气，这样和蔼可亲。伊丽莎白·阿法纳西耶夫娜坐到自己的椅子上，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们，开门见山地开始讲课：

“树林掉落了绛紫色的衣衫……”^①

我们可以无休止地听她讲。她讲得好极了，迷醉在自己所讲的作品的美之中，为美而感到欣悦。她力求向我们揭示俄罗斯文学的激动人心的力量，揭示俄罗斯文学富有鼓舞力的思想、情感和深刻的人性。

听伊丽莎白·阿法纳西耶夫娜的课使我懂得了：教师的劳动是一门伟大的艺术。要成为一名真正的优秀教师，必须怀有一颗火热的心，清晰的头脑，必须热爱孩子。伊丽莎白·阿法纳西耶夫娜爱我们。对此她从来不说，但不用任何言语我们都清楚这一点——只要看看她是怎样看着我们的，又是怎样不露声色而又亲切地将手放在我们肩上的，我们中有谁遭受了挫折，她又是怎样感到伤心的就足够了。她身上的一切我们都喜欢：她的勃勃青春、沉思漂亮的脸庞、开朗善良的性格和对自己劳动的热爱。时隔很久，当我已是一个成人并教着自己的孩子们时，我还曾不止一次地想起这位敬爱的女教师，想象在困难的时刻她会对我说些什么，出些什么主意。

基尔萨诺夫中学还有一点令我难忘：绘画教师发现我有绘画才能。我十分喜欢绘画，但自己怯于承认想成为一名女画家。谢尔盖·谢苗诺维奇·波马佐夫有一次对我说：

“您应该学习，一定得学习；您有很大才能。”

他像伊丽莎白·阿法纳西耶夫娜一样十分热爱自己的课程。在他的课上我们不仅听到了有关色彩、线条、比例和透视

^① 见普希金抒情诗《10月19日》。

法则的讲解，还听到了关于什么是艺术的灵魂——关于对生活的热爱和关于善于在各处看到这种爱及其种种表现的讲解。谢尔盖·谢苗诺维奇第一次使我们认识了列宾^①、苏里科夫^②、列维坦^③的作品——他有一大本印制精美的画册。这时在我心底又产生了一个理想：到莫斯科去，去参观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④……

但无论我多么想进一步学习，我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家里勉强才能维持生计，我得帮助父母。中学毕业，我便回到山杨林村。

① 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1844～1930）：俄国画家，巡回展览派成员。作品有《伏尔加河纤夫》，《库尔斯克省的宗教行列》，《扎波罗热人写回信给苏丹》等。

②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苏里科夫（1848～1916）：俄国画家，巡回展览派成员。作品有《近卫军临刑的早晨》，《缅希科夫在别廖佐夫》，《女贵族莫洛卓娃》等。

③ 伊萨克·伊里奇·列维坦（1860～1900）：俄国巡回展览派画家，“情绪风景画”的创始人。作品有《三月》，《湖，俄罗斯》，《墓地上空》，《弗拉基米尔卡》等。

④ 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在莫斯科，原为商人特列季亚科夫家族于1856年创立，1892年同藏品一起捐赠给莫斯科市，1917年后，一系列博物馆以及私人藏品并入该美术馆，于是该馆成了规模宏大的多民族的苏维埃艺术馆。

新生活

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时我还在基尔萨诺夫。老实说，当时我并不十分明白发生了什么。我只记得有一种愉快的感觉：人民大众的好日子来到了。城市欢腾，红旗猎猎。普通的人们——战士们、工人们——在集会上发表演说，话中充满了新意，充满了坚定的信仰和决心：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共产主义……

当我回到故乡，哥哥谢尔盖——他是我童年的朋友和高班的同学，对我说：

“新生活开始了。柳芭，你要明白，完全是新的！我要去志愿参加红军，不想袖手旁观了。”

谢尔盖只大我两岁，但站在他身旁我则完全是个小姑娘。他对正在发生的一切知道得比我多，理解得比我清楚。我明白，他已拿定了主意。

“谢廖扎，那我该怎么办？”我问。

“当教师！自然，当教师，”哥哥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你要知道，现在学校会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你以为山杨林村仍会像以往一样，五千人只有两所学校？不！你要明白，所有的人都得学习。人民再不能两眼一抹黑过下去了。”

我回村后第三天他便离家参加了红军，我也毫不迟疑地去了人民教育局并当即接受了委派：到索洛维扬卡村当一名初级班的教师。

索洛维扬卡村离山杨林村三俄里，它贫穷，破陋，只有一些茅草盖顶的破木房。

学校稍使我得到安慰。这是一幢原先地主老爷的房子，坐落在村边，隐没在绿树丛中，树叶虽已有些发黄，可窗前一排花楸树，老远就可以看到显出鲜红色的一串串花楸，鲜艳而诱人，使我不由得快活了起来。房子相当坚固，且又十分宽敞。一个小厨房，一个前厅，两间居室：稍大一点的一间做教室，另一间小一点有护窗板的就归我使用。我立即把随身带来的练习本、识字课本和习题集、铅笔、笔杆和笔尖，分别放到桌上，把墨水瓶放好，便到村里去了。应当把所有学龄儿童——男孩和女孩登记下来。

我挨门挨户去登记。他们一开始对我有些疑惑，但随之就交谈得比较亲切了。

“这么说是女教师？好，教吧，教吧！”一位高高瘦瘦的老太太对我说。她的一对浓眉，我觉得，生气地皱在一起。“只是小姑娘你别登记了。她们没必要学。纺纺纱，织织布，随后就出嫁——识字干什么？”

但我坚持我的观点。

“现在不是从前了。现在全新的生活开始了，”我用哥哥的话说，“人人都得学习。”

……第二天教室里挤得满满的——昨天登记的三十名孩子全来了。

边上靠窗户的一排坐着小孩子——一年级生，中间一排——二年级生，另一边靠墙的一排——最大的，十四岁的孩子，他们总共四人。我面前的第一张课桌坐着两个小姑娘，两人都是淡黄色头发，长雀斑的脸，蓝眼睛，穿着同样的花衣服。他俩最小，是格列博夫家的，叫利达和玛鲁夏。靠墙的四个大孩子规规矩矩地起立，其余的跟随他们起立。

“您好，柳博芙·季莫费耶芙娜！”我听到孩子们齐声说，声

音高低不一，“欢迎您到来！”

“你们好。谢谢！”我答道。

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第一课，随之日复一日。同时教三个不同的年级使我感到非常吃力。当最小的孩子们努力练笔画时，大的则在做名数习题，我在给中间的一排讲解白天黑夜交替的道理。然后我检查大孩子们的作业，而第二组抄写唏辅音之后带软音符号的阴性名词。这时小孩们写笔画写累了，我就转向他们。他们开始朗读，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大声朗读：“唉，妈—妈！”或者“玛—莎—吃—了—一稀—饭！”

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感到很快活，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感到很幸福。日子不知不觉飞逝而过。邻村一位男教师来过一两次。按我当时的理解，他经验丰富：他在小学已教了整整三年！他来听我的课，然后提些建议，分手时总是说，我的工作进行得不错。

“孩子们爱您，”他解释说，“而这是最主要的。”

重回故乡

在索洛维扬卡我教了一个冬天。新学年开始我被调到了山杨林村。同索洛维扬卡的孩子们分手我觉得可惜，因为我们已相处惯了。但对调动我还是感到高兴：重回故乡，回到亲人中间是很好的！

回到山杨林村后，我又同童年的同学托利亚·科斯莫杰米扬斯基相遇了。他与我同岁，但显得老成得多：论严肃认真，论生活经验，我都不能同他相比。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在红军中干了将近一年，现在在山杨林村主管一个乡村阅览室和一个图书馆。

在乡村阅览室里，戏剧小组常聚集在那里排练。山杨林村和周围几个村的青年、小学生和教师合演过《贫非罪》^①。我演柳博芙·戈尔杰耶夫娜，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演柳比姆·托尔佐夫。他是我们的领导和导演。他的阐释鲜明有趣。要是有人弄错了、背错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词或者突然怪声喊叫，不自然地睁大眼睛和摆动两手，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便俏皮地仿效他，尽管并无恶意，那位却立即失去了装腔作势的兴致。他笑起来声音又大，又欢乐，不可抑制——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谁能笑得这样真诚，这样欢乐。

很快我便同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结婚了，我搬进了科斯莫杰米扬斯基家。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同母亲利季雅·费奥

①：俄国剧作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著名剧作之一。

多罗芙娜和小弟弟费佳一起过。另一个弟弟阿列克谢在当红军。

我同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一起的日子过得不错，和和睦睦。他是一个内向的人，难得说句亲热的话，但从他的每一个目光中，每一个举动中，我都能感受到他对我忠贞不渝的关怀。片言只语我们便能相互理解。当知道我们将有孩子时，我们真是非常高兴。“定是个儿子！”我们认定并一起给小家伙起名字，预测他的未来。

“你只要想想，”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出神地想象道，“这多有意思：第一次给孩子看火，看星星，看鸟儿，第一次带他到森林，到小河边……然后就带他到大海边，到高山……要知道，第一次啊！”

瞧，我们的孩子诞生了。

“恭喜您得了位千金，柳博芙·季莫费耶芙娜，”照料我的一位老太太说，“瞧，她自己哭出声了。”

房间里响起了洪亮的哭声。我伸出双手，一个小小的女孩递到了我的手里，白白的小脸，深色的头发，蓝蓝的眼睛。此刻我觉得，我压根儿从未想过儿子，始终想的、期盼的就是她，这个小女孩。

“我们叫女儿卓娅吧。”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说。

我表示同意。

这是1923年9月13日。